

图尔奈瑟《植物志》中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博物学

Paracelsian Natural History in Leonhard Thurneysser's *Historia unnd Beschreibung*

高洋 /GAO Yang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127; 陕西省文化遗产数字人文重点实验室, 陕西西安, 710127)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History of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Shaanx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gital Humanities, Xi'an, Shaanxi, 710127)

摘要: 莱昂哈特·图尔奈瑟的《植物志》将传统人文主义的博物学编撰、医学占星术及帕拉塞尔苏斯的医药化学理论融为一体, 并以精细考究的排版形式呈现出来, 是早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与博物学交汇的罕见案例。在图像呈现、名称考据及形态描述方面, 图尔奈瑟依赖博克、多顿斯等前辈博物学学者的贡献; 而在药理论及制药实践方面, 他一方面传承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征象学说及炼金术药物传统, 另一方面则综合运用星象本草学和魔法及民间医学的知识, 辅以个人亲历的一手体验, 从而将博物学、古代医学、帕拉塞尔苏斯理论、炼金术、星象学及魔法纳入一种体系性的论述之中。从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视角来看, 《植物志》体现了16世纪“经验”一词最广泛意义上的综合呈现。

关键词: 图尔奈瑟 《植物志》 帕拉塞尔苏斯 博物学

Abstract: Leonhard Thurneysser's *Historia unnd Beschreibung* is a rare example of the convergence of early Paracelsianism and natural history. It integrates the humanist approach to natural history, medical astrology, and Paracelsus's iatrochemical theories, all presented in a meticulously crafted typographic form. For iconography, nomenclature, and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s, Thurneysser relied on earlier naturalists such as Bock and Dodoens. Regarding medicinal theory and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he drew upon the Paracelsian doctrine of signatures and the alchemical medicine tradition, supplementing these with knowledge from astrological herbalism, magic, folk medicine, and his own firsthand experiences. Thi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allowed him to incorporate natural history, ancient medicine, Paracelsian theory, alchemy, astrology, and magic into a systematic discourse. From a Paracelsian perspective, *Historia* constitutes a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the broadest implications of the term “experience” in the 16th century.

Key Words: Leonhard Thurneysser; *Historia unnd Beschreibung*; Paracelsus; Natural History

中图分类号: B503.9; N9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7.003 CSTR: 32281.14.jdn.2026.07.003

导 言

15-16世纪以来,“博物学”通过医学人文主义者对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及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等古代作者的校勘与评注得到复兴,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至1500年,上述作者的主要著作均已印刷出版,并得到巴尔巴罗(Ermolao Barbaro)及列奥尼切诺(Niccolò Leonicensi)等人的关注与研究。^{[1]-[3]} 古代医学与博物学著作中存在大量对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科学思想史视域下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研究”(项目编号: 25BKX074)。

收稿日期: 2025年7月1日

作者简介: 高洋(1989-)男,山西太原人,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讲师,陕西省文化遗产数字人文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方科学思想史。Email: gyhps@nwu.edu.cn

用植物的描述，医学研究与药物制造的实际需求促使学者关注这些并不处于传统哲学知识核心的认识对象。基于古代文本与当代经验，医师、人文主义者、园艺家、商人和旅行者、收藏家、插图家及出版商等人共同推动了16世纪植物志著作的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植物志的奠基者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博克（Hieronymus Bock）及富克斯（Leonhard Fuchs）恰好也是帕拉塞尔苏斯的同时代人。1560年后，帕拉塞尔苏斯的遗著不断出版，在同时代博物学研究的氛围中，早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对其《本草书》（*Herbarius*）和《论自然事物》（*Von den Natürlichen Dingen*）等涉及药用植物的著作产生了极大兴趣。作为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思潮与博物学研究的交汇点，图尔奈瑟（Leonhard Thurneysser）的《对一切异域及本土植物之星象、元素及自然能力的志叙与描述》（*Historia unnd Beschreibung Influentischer, Elementischer und Natürlicher Wirkungen Aller Fremden unnd Heimischen Erdgewachsen*, 1578. 以下简称《植物志》）^[4]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

图尔奈瑟1531年出生于瑞士巴塞尔，自幼学习金匠技艺。他少年时对矿物学及炼金术感兴趣，曾广泛搜集植物、研习药物制备，并深受帕拉塞尔苏斯学说影响。自1559年起，图尔奈瑟在蒂罗尔从事冶金及采矿工作，并接受委派赴东方及北非等地采集矿物和植物标本、搜罗医方。1570年，他结识了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Kurfürst Johann Georg von Brandenburg），继而在于次年成为其宫廷医生，这使他能够在柏林的一所修道院中开展实验工作，并与同时代学者展开广泛的通信联系。图尔奈瑟在当时的柏林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其身份包括学者、占星术士、药剂师、印刷商等，事业涉及药材销售、出版业、银行业及硝石产业。他建造了勃兰登堡第一所珍奇屋，并拥有自己

的植物园和玻璃工坊。1579年，一段破裂的婚姻带走了图尔奈瑟的大部分财产。1584年，他离开柏林，后于1596年在贫困潦倒中死于科隆附近的一家修道院。^{[5], [6]}（[7], pp.436-439）

在来到柏林之前，图尔奈瑟已出版了两部以星象医学及炼金术医学为主题的教诲诗，^[8]但他最主要的著作是在柏林写作出版的，其中包括对德国水系中矿物的研究、医学研究、植物志、炼金术研究及帕拉塞尔苏斯语汇研究等。此外，自1576年起至1584年止，他每年都会出版一部占星年历。^{[9], [10]}包括卡尔达诺在内的一些同时代学者认为图尔奈瑟在制药、冶金、化学、植物学、数学、天文学及医学方面都有深厚造诣，但许多对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抱有敌意的学院派医生则毫不留情地斥他为骗子、邪恶的术士、魔鬼的同道甚至杀人凶手。总体来看，后一种评价在历史上占据了主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图尔奈瑟才逐渐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11]-[14]}

在图尔奈瑟的著作中，1578年以德语和拉丁语两个版本同时发行的《植物志》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①。该书将传统人文主义的博物学知识、星象医学及帕拉塞尔苏斯的医药化学理论融为一体，并以十分精细考究的排版形式呈现出来，这在早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著作中罕见。按照图尔奈瑟的计划，《植物志》应是一部十卷本的巨著，但最终仅有第一卷问世。该卷介绍了属于伞形花序（umbelliferous）的12类植物，每类下分三种，共计36种。每种植物皆辟独立章节阐述，并配有精心绘制的插图^②。（[15], p.48）（[16], p.109）在每一章中，图尔奈瑟均分节叙述植物的种属、产地、名称、形态、星象及性质，并依帕拉塞尔苏斯学说、古代哲学学说及魔法学说对其功效、本性、特性及用途进行解释。

图尔奈瑟留下的手稿表明他对植物及其药用价值有所研究，他曾记录阿拉伯地区生长的

①这两个版本仅在少量措辞和版式方面有微小的差别。下文中将不加区别地引用两个版本的内容，确有不同之处则出注说明。

②布朗与莫兰均认为《植物志》中收录了37种植物图像，疑误。该书共有37章，但第一章并非对任何特定植物的介绍，也并未配有植物图像。此外，由于30页“雄阿魏”与71页“雌茴香”的图片重复，实际上书中只有35种植物图像。

植物,对多顿斯(Rembert Dodoens)的著作及帕拉塞尔苏斯《本草书》进行摘抄,并撰有一部未曾出版的葡萄牙地区的植物与动物志。^[17]尽管如此,后世的学者对其《植物志》的评价并不高,如阿尔伯(Agnes Arber)在其经典研究中便认为图尔奈瑟是个骗子和投机分子,远远背离了植物学研究的理性路线。^[18]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的标准研究中,欧格尔维(Brian Ogilvie)亦只在谈论“世界观”的小节中,对图尔奈瑟与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所代表的“占星植物学”投去匆匆一瞥。([3], p.25)晚近学者如布朗(Tobias Bulang)与莫兰(Bruce Moran)则从知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植物志》中植物与医学知识的述论方式(Diskursivierung)与呈现形式(performance),更为细致地考察了其中的魔法药理学,并指出图尔奈瑟的目的可能在于通过展示其专业知识而挽救遭到威胁的声名,并为其制作和售卖的药物进行担保。^{[15], [16], [19]}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植物志》中的植物知识与医药学说,认为这部著作代表了早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对同时代博物学研究的利用与回应。就图尔奈瑟的意图而言,《植物志》有意将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认识论及实践与同时代博物学书写方式糅合起来,基于炼金术与魔法的认识维度重新组织同时代本草书的架构,使其呈现为古代权威、异域知识、化学医药及魔法与星象学等多种经验交织呈现的场域,从而构成了一份独特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博物学文本。

一、早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与本草学研究

在医学史和一般科学史中,帕拉塞尔苏斯一方面被描述为化学医药的提倡者及传统医学的抨击者,另一方面被看作魔法医学的倡导者和征象理论^①的鼓吹者。基于这种印象,很少有

学者关注帕拉塞尔苏斯与同时代博物学研究的关联。事实上,帕拉塞尔苏斯不仅会开出纯本草的方剂,而且他的著作中包括不下400种不同的植物名称。([20], pp.28-29)他在《本草书》和《论自然事物》等著作中详细讨论了一些药草的特性与用途,其中包括黑铁筷子(schwarze Nieswurz,即黑根铁筷子Helleborus niger)、白铁筷子(weiße Nieswurz,即白藜芦Veratrum album)、蓼类(Persicaria)、天使蓟(englische Distel)^②及圣约翰草(Sanct Johans Kraut,即贯叶连翘Hypericum perforatum)。([21], pp.104-127) ([22], p.332)与通常的本草书相比,帕拉塞尔苏斯论及的植物数量较少,他并未以人文主义者的方式系统地描述和介绍它们,而是集中讨论其医疗功效及对待不同病症的应用方式。而且,帕拉塞尔苏斯在题为《本草书》的著作中完全没有涉及植物的征象,相反,这一简短而略显零散的文本不仅考察植物,而且还讨论了盐、珊瑚、磁石等的药用价值,这造成一种印象,即帕拉塞尔苏斯并未认真考虑过写作一部以药用植物为对象的专门著作。然而,帕拉塞尔苏斯在《论自然事物》中基于征象理论重新阐发了若干植物的本性,并在晚期作品《庸医迷宫》(Labyrinthus Medicorum Errantium)中提到,每个医生都应当拥有一部自己的“星体精神的本草书”(Herbarium spiritualem sydereum)。^[23]其论述似乎说明,他本人有意采用征象理论系统阐发植物之无形的、精神性的“星体形式”,并鼓励后世医生采取这种方式研究植物。

在16世纪下半叶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眼中,帕拉塞尔苏斯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信息。曾先后整理出版帕氏《本草书》的博登斯坦(Adam Bodenstein)和托克希特斯(Michael Toxites)都认为,目前所见的《本草书》只是帕拉塞尔苏斯某部尚未发现的、更为完整的本

①“征象”(zeichen, signum/signatur)是帕拉塞尔苏斯学说中的重要概念,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一切事物都拥有显与隐两个向度,而外在的“显”与内在的“隐”实际上是同一的,因此可通过比拟的方式将外在之物看作内在之物的“征象”,从而借助前者认识后者。

②此处依莫兰的解说,译为“天使蓟”(angelic thistle),即无茎刺苞菊(Carlina acaulis),而非“英国蓟”(English thistle)。勒普莱特将该植物理解为当归类(Angelica),并认为它与铁筷子都出现于图尔奈瑟的《植物志》中,疑误。

草著作的摘录。根据《本草书》《论自然事物》及《庸医迷宫》等作品中的内容，托克希特斯断定帕拉塞尔苏斯应有一部题为《论事物征象》(De Signatura Rerum)的作品，它应与《庸医迷宫》同属卡林提亚时期，并基于征象理论完整阐发了帕拉塞尔苏斯的草药学说。([22], pp.337-338)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同时代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的普遍信念。([22], pp.329-330)事实上，包括托克希特斯在内的许多学者相信图尔奈瑟拥有《本草书》的完整版本，并一再写信请求图尔奈瑟编辑出版该著作，([7], pp.436-462、477-484) ([24], pp.383-396、474-493)但图尔奈瑟似乎从未对这一传闻进行澄清。

托克希特斯为促进帕拉塞尔苏斯本草及征象理论的接受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方面不懈地寻觅与宣传帕拉塞尔苏斯的相关作品，另一方面也支持并推动出版具有类似主题的著作。在后一类中，最重要的是卡里希特(Bartholomeus Carrichter)的《草药书》(Kreutterbuch, 1575)及托名斐洛穆苏斯的匿名作者(Philomusus Anonymus)的《治疗之角》(Horn des Heyls, 1576)^①，这两部书开创了星象学本草书这一特殊的作品流派。([7], pp.398-399) ([25], pp.87-88) ([26], p.172)在《草药书》中，卡里希特将黄道十二宫划分为四个三元组，即天秤座-水瓶座-双子座(多血质)、射手座-白羊座-狮子座(胆汁质)、金牛座-室女座-摩羯座(抑郁质)及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粘液质)，并把药草的治疗功效与十二宫影响力的程度对应起来，从而提出了一种系统的星象学本草理论。([7], pp.351-352)《治疗之角》亦论及黄道十二宫的影响，但它进一步讨论了诸行星的特性及对植物的作用，并以本草书的形式给出若干种植物的图绘、名称、功效，这是《草药书》所缺少的。严格意义上说，这两部书并非派生自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潮流，而只是拥有与其类似的自然哲学观

念，但是此类著作的出现亦可说明时代对这一潮流的思想共鸣。

二、《植物志》中的经验呈现方式

1. 作为经验场域的植物图像

就其智识背景而言，图尔奈瑟的《植物志》可被视为对同时代两股学术潮流的回应：一方面，自1560年以来，随着学者的植物收藏与相关知识不断增长，博物学著作的编撰和传播进入全盛时期；另一方面，对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医学的关注与争议逐渐流行开来，由于帕拉塞尔苏斯本人强调对植物之隐秘特性的认识，一部以其理论观念为基础的本草著作便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由此观之，《植物志》的完整标题传达出了作者的独特用意：

对一切异域及本土植物之星象、元素及自然能力的志叙与描述，亦论及其提纯，伴以由人工技艺所制的真实活现的图像，以及对人体内外各部分的描绘；另有对服务于其[化学]提取之器具的图例及其使用介绍，并讨论各种制药方法，它们为保持健康所必需，且有助于公共利益^①。([4]，标题页)

该标题揭示了三种传统的融合。首先，对植物的“星象、元素及自然能力”(Influentischer, Elementischer und Natürlicher Wirkungen)的研究呈现出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学说的特征，其要义在于根据硫、汞、盐三本原及星体影响和内在征象等理论阐发自然物的药用价值。其次，对异域及本土植物进行描述并配以真实可靠的图像(Künstlicher Conterfeitung)反映出典型的文艺复兴博物学编纂方式。最后，对“提纯”(Subtiliteten)与化学提取(Extraction)之器具和方法的强调一方面接续了欧洲早期蒸馏制药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与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对炼金术药物的强调相关。无疑，图尔奈瑟希望他的《植物志》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作。他或隐或显地利用了流行的意见，甚至将这部著作

^①自1606年起，《治疗之角》也被归为卡里希特的作品。尽管《治疗之角》与《草药志》主题相近，但在最初出版时，托克希特斯并未将二者的作者等同起来。亦有观点认为托名斐洛穆苏斯的匿名作者就是托克希特斯本人。

作称为“新帕拉塞尔苏斯式本草书”(Neüwes Paracelsisches Herbarium),并暗示其信息部分来自帕拉塞尔苏斯尚未面世的遗著。([4],p.ii)

图尔奈瑟对《植物志》的构想在他为植物所设计的视觉呈现方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6世纪的博物学著作中不乏对各种植物的精细描绘,而图尔奈瑟的植物图像也并非完全原创,其中许多乃是借用自博克的著作。([15],p.48)但是,与一般博物学著作中孤立地呈现植物、并辅以文字说明不同,图尔奈瑟为植物安排了一种全景式的信息图。如图1所示,每一种植物都被置于一精心设计的画框中央,四周配以华丽的纹饰,与该植物相关的重要信息则以窗口或题铭的方式安置于植物四周。画框上中部分与下中部分分别为植物的东方名称(希伯来语、迦勒底语或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名称,左上部分为与该植物相关的星象学信息,右上部分为依帕拉塞尔苏斯三本原学说对植物性质的定量描述,左下部分为植物的具体药用方式,右下部分为依照传统医学理论对其形状的刻画。

这些图像直观地将每一种植物的名称、特征、本质与用途集中呈现于读者眼前,使读者甚至无需阅读文本也可以一目了然地获得关于该植物的知识。从知识表象的视角来看,图尔奈瑟的植物图像是观赏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它不仅提供植物外观与名称的信息,而且还将其“星象、元素及自然能力”揭示出

来,使它们置于一种经验性的场域之中,直接地、而非论述性地赋予读者关于该植物的知识。较之图像,整个《植物志》的文字部分反而可被看作一系列阐发与注解,在经验的直接性程度方面有所不及。尽管就植物本身的描绘而言,《植物志》并非后继无人,例如潘科夫(Thomas Panckow)的《本草书》(*Herbarium oder Kräuter- und Gewächs-Buch*, 1673)便利用了图尔奈瑟为出版其余九卷准备的1900多个植物图绘,但《植物志》中作为信息整体的植物图像仍可被视为作者独一无二的发明。

2. 图尔奈瑟对植物的分类与命名

《植物志》第一卷介绍了欧前胡类(Imperatoria)、当归类(Angelica)、阿魏类(Ferula)、茴芹类(Pimpinella)、胡萝卜类(Daucus)、茴香类(Foeniculum)、孜然芹类(Cuminum)、欧芹类(Petroselinum)、细叶芹类(Chaerophyllum)、前胡类(Cervaria)、西风芹类(Seseli)和水芹类(Oenanthe)等12类植物。图尔奈瑟提出,基于他的个人经验,每一类植物都可下分为“雄”(masculus)、“雌”(faemininus)和“幼”(sobolis)三种。([4],p.1)在同一类植物中,雄性的功效与能力最强,雌性次之,幼者最弱。这种分类与药草的实际应用方式相关:一方面,“雄”“雌”与“幼”三种植物各自有利于治疗男性、女性及儿童的相关疾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采摘与治疗



图1 《植物志》中的插图。从左至右:前胡类、当归类、欧前胡类

① “化学”(chymicae)一词为德文版所无。

应与星象学的原则相符。因此，雄性植物在太阳或月亮处于射手座、水瓶座或狮子座时功效最好，雌性植物对应于室女座、金牛座及巨蟹座，幼性植物则对应于双子座、天蝎座与双鱼座。图尔奈瑟的分类可能是对多顿斯分类方式的发挥，后者在其《草药书》(Cruydeboeck)中曾将数种植物分为雄性与雌性，如青蒿类(abrotonum, Artemisia abrotanum)便被分为“雌青蒿”与“雄青蒿”两种。([27], p.1)但不可否认，这种分类与其星象学理论背景密不可分。

依照这种分类规则，图尔奈瑟对每一种植物均以“雄”“雌”和“幼”的方式命名。但是，在讨论植物的具体种属和称谓时，他又沿用人文主义博物学的方式援引多种语言文字详细列举植物的名称，并采取词源考证的思路根据解释名称的来源。如在讨论“雄前胡”(Cervaria Mare, Peucedanum cervaria)时，图尔奈瑟引用了迪奥斯科里德斯、老普林尼及泰奥弗拉斯特的著作，并将其与希伯来语、叙利亚语词汇联系起来；而考察“雄当归”(Angelica Mare Minore, 似为林当归 Angelica silvestris)这类不见于古代记述的植物时，则完全依赖词源方面的猜想。图尔奈瑟首先将 Angelica 一词上溯至迦勒底语词汇 Angelach，并认为希腊文 ἄγγελος、拉丁文 angelus 及德文 Engel 均由此流变而来。接着，他援引希伯来语词汇中对这种植物的命名“Abirgerah”，将其等同于希腊语中的 ἀγγέλου ρίζωμα 及拉丁语的 angeli radix，从而解释了德语 Engelwurz (当归) 一词的由来。然而，“雄当归”的德语名称是 Brustwurz 或 Heiligen Geists-wurz (圣灵草)，按照图尔奈瑟的解说，Geist 或 spiritus (灵) 亦有气息的意思，而人类呼吸的位置在胸部 (Brust)，因此便有从 Geistwurz 到 Brustwurz 的演变；而前者又来自 Engelwurz，因为天使 (Engel) 与圣灵直接相关。基于此，图尔奈瑟一方面列举出该植物的意大利语、波西米亚语、法语、波兰语、斯拉夫语 (Dziegil) 及英语名称，另一方面又引述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将其称为“小室”(cubicula)，因其具有刺激和增进男女情欲的作用。([4], p.19)

图尔奈瑟对植物的分类与命名既呈现出人文主义博物学的影响，又融合了他对征象学说及个人体验等多种经验模式的运用。对于图尔奈瑟而言，对多语言材料的运用不仅见于《植物志》，亦见于其《词汇释义》(Melitsah kai Hermeneia) 及占星年历等多种著作中。在这些著作里，图尔奈瑟引用了包括波斯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哥特语及教会斯拉夫语等十几种不同语言的内容，并为这些文字提供了在印刷史上富有意义的早期样本。([28], p.33) 实际上，他并不精通这些语言，其材料主要来自与相关学者的通信。([19], pp.129-130) 但图尔奈瑟在词源学方面近乎偏执地依赖希腊语及拉丁语之外的东方语言，并对名称与效用之间的关联深信不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卡巴拉主义及魔法思潮的影响。对他而言，利用多种语言材料一方面可以提升其著述的权威性，帮助他抵御同时代学者的质疑与攻击，另一方面亦可佐证他游历世界、经验丰富的断言，使其著作呈现为巴别塔式的经验剧场。([29], pp.704-705) ([30], pp.521-537)

三、《植物志》中的药物理论与实践

1. 征象与本原：对药草功效原理的阐释

从内容上来看，《植物志》的根本组织原则是一种全方位的征象理论，而图尔奈瑟对植物药用功效的解释来源于同时代的星象学与帕拉塞尔苏斯哲学。图尔奈瑟声称，他将考察植物的根、茎、花、果、种子以及名称、种属、隐秘属性同人体与天界的共感或对应。在此基础上，可以知晓植物的本性、能力与功效，并提取其精神性的精微成分，从而获得治愈人体内外各器官及肢体疾病的方法。([4], p.1) 因此，第一卷旨在介绍和展示该研究的基本原则，其余九卷则各自对应于人体的九个主要部分(脑、心、肝、胆、肺、胃、肾、脾、膀胱)，讨论与之相关的植物或植物部分。

根据图尔奈瑟对征象理论的理解，第一卷所讨论的伞形花序植物在星象学方面与太阳相

关, 这对应于帕拉塞尔苏斯理论中的硫本原, 其热性超过湿性和干性。([4], Nota) 这类植物各部分与人体各部分之间存在一种整体对应关系: 人的脑部对应于白叶 (albicans coma), 肝脏对应于头状花序或花萼, 肺脏对应于大叶, 脾脏对应于小叶, 胃对应于根部, 肠对应于根须, 血管、神经、肌腱对应于叶中的纤维, 心脏则对应于茎干中的髓质。外部肢体的对应与之相似: 躯干对应于植物的干茎, 头部对应于轮生体或伞状花序, 四肢对应于枝条与芽, 手脚对应于茎端。([4], p.2) 这种对应呈现出一种结构-功能式的特征, 而非简单的外形相似, 如胃与根部都具备营养功能, 而花与肝脏都为机体提供精力。

由于植物的每一部分都受到不同的行星影响, 理论上说, 星象学理论可帮助人们确定每一种植物各部分的药用价值。因此, 《植物志》在介绍每一种植物的种属、生长地及称谓之后, 紧接着讨论的便是其外形、“星象”及性质。然而, 若仔细观察图尔奈瑟这一部分的叙述, 便可发现他对上述宏观征象理论的运用被一种更具炼金术特征的思辨所取代。具体而言, 他采用帕拉塞尔苏斯式的语言重新阐释了药物功效的理论基础: 每种植物的效力 (vis) 被分为12份, 分别属于硫、汞、盐三本原。以“雄欧前胡”(Meisterwurz, 一名“教师草”, 即欧前胡 *Peucedanum ostruthium*) 为例, 其根部中有6份硫、3份盐和3份汞; 其茎与髓则有6份汞、3份盐及3份硫; 其花与种子中也有6份汞、3份盐及3份硫。([4], p.4) 就其内涵而言, 图尔奈瑟对药物功效的讨论与传统医学是一致的。按照盖伦主义理论, 药品根据其内部冷、热、干、湿四种属性程度的不同而发挥不同的效用。这四种属性通常被定量化为四个“度”(gradum), 1度最为和缓, 4度最为猛烈。图尔奈瑟给出了这种新定量描述方法与传统学说的换算方式, 将硫对应于太阳与热, 汞对应于月亮和湿冷, 盐对应于火星和干, 并规定3份“效力”相当于盖伦传统中的1度。([4], p.4) 因此教师草的根具有3度的热干和1度的湿冷, 这与传统本草著作中的描述并无二致。

总体上, 图尔奈瑟对新旧医学采取了一种折衷调和的态度, 但他运用帕拉塞尔苏斯自然哲学解释植物特性的意义往往为人所忽视。尽管帕拉塞尔苏斯强调一切事物均可以炼金术的方式还原为三本原, 但他并未将这种观念用于解释药草的功效。图尔奈瑟开创性地将一种化学式的语言投射于植物研究之上, 虽然这仍然只有一种隐喻式的意义, 且其定量化的断言并无任何验证手段, 但它开辟了以化学方式分析与理解植物的可能。这种思路在17世纪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延续, 如巴黎植物园 (Jardin des Plantes) 的创始人居伊·德·拉布罗斯 (Guy de La Brosse) 便从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出发推进了对植物的化学分析与研究,^[31] 而培根传统下的英国实验者亦尝试分析植物中水的化学转化过程。^[32] 就此而言, 图尔奈瑟关于植物药用价值的理论阐释可被视为通向真正实验研究的一个隐晦的节点。

2. 炼金术、星象学与魔法药物的应用

作为一部“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本草书”, 图尔奈瑟投入相当篇幅讨论了以炼金术处理药用植物的方法。他忠实地阐释了帕拉塞尔苏斯理论与炼金术实践之间的联系: 由于星体投射至植物中的精神性影响不能通过味道、气味等外在性质分辨, 所以需要通过蒸馏和分离等操作使其呈现出来。就此而言, 每种植物都有不同的制备方法, 如教师草便有精华 (essentia)、油 (oleum) 及盐 (sal) 三种制药方式。图尔奈瑟借助图示介绍了各种制备方法, 以及所得产物的用法、用量、药效。按照他的介绍, 在月亮转入下弦时于清晨服用6滴教师草根的精华, 可治疗晕眩、中风、昏睡症等; 而如果在太阳处于白羊座时 (3月10日至4月12日) 每晚服用12滴, 则可“奇迹般地增强记忆力”。([4], p.6)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叙述中, 图尔奈瑟会将道听途说的传闻式经验混入其中。如在介绍“雄当归”所制的“秘药”(Arcanum) 时, 他便引述帕拉塞尔苏斯自己的陈述, 让后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1510年利用这种药物抵御瘟疫、惠及众生的事迹。([4], p.20) 对图尔奈瑟而言, 这些既无出处也无法考证的逸

闻似乎具有与古代权威同等的效力。

在所谓“依古代哲学”介绍植物用途的段落中，图尔奈瑟只是简单汇集了见于盖伦传统医学著作或传说来自埃及、希伯来等更为古老文明记载的草药功效与用法。而就“魔法学说”而言，他赋予了这部分与炼金术制药法相当的篇幅与关注。《植物志》称关于魔法的知识主要来自“古代阿拉伯人、迦勒底人、犹太人及其他智慧民族”，并强调这些魔法效力在特定的星象之下才能发挥出来。例如，在采集教师草时，需符合特定的日期（如采集根部，需在七月第三旬或第四旬，这时太阳已过狮子座十度，行至距离其主宫边界十一度的地方），这样才能使采集的药草发挥最大效用。如此采摘的教师草根可用于消解怒气与仇恨，缓和两位男性之间的敌意：当木星处于有利的相位，并在其主宫十一度的地方，将教师草根佩戴在身上即可。（[4], p.8）又如，若使用“雄当归”治疗侵蚀性的溃疡，则应在木星位于巨蟹座且后者处于上升宫位时，在刚挖出的绿色当归根上刻下蟹状的小像，并将其应用于患处，这是因为溃疡与蟹具有外表的相似性。（[4], p.22）诸如此类的疗法在《植物志》中随处可见，在药物的具体应用方面，图尔奈瑟显然仍忠实于一种无所不包的征象学说。

虽然图尔奈瑟没有同卡里希特一样为植物功效提供系统的星象学解释，但二者对药草与星界影响之间联系的信念是一致的。星象学或魔法医药在16-17世纪的欧洲仍是一种受到普遍关注和信奉的传统，^[33]、^[34]以卡尔达诺和开普勒为代表的学者对其抱有严肃的兴趣，而佛尔曼（Simon Forman）与卡尔佩珀等医师的声名则说明了这类实践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对同时代人来说，《植物志》中的药物论述不过是又一次组织和呈现医疗经验的努力，它带有显著的“新医学”（即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医学）特征，但并非从根本上等同于欺诈或疯狂。在《植物志》及其他著作中，图尔奈瑟综合多种语言、学识、表象方式打造了经验丰富的内行（adept）形象，这某种程度上也为其商业活动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余 论

在《植物志》一书的末尾，图尔奈瑟提供了十七个内容丰富的索引，其内容不仅包括人物、地点、疾病、药物及十数种语言中的植物名称，还涉及“记述”（historica）：图尔奈瑟在此总结了他的信息来源，其中除同时代人的医疗案例、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传闻、古代作者的报告以外，亦详尽列举了他自己多达数十条的亲身经历。他记录了在埃及、叙利亚及阿拉伯寻获的当归、在英国寻获的胡萝卜、在德国观察的孜然芹、在埃塞俄比亚观察的西风芹以及在苏格兰发掘的水芹等等，这些亲身体验的记述既表明了图尔奈瑟巡游学者的身份，也为其作品的博学与权威提供了佐证。就此而言，他诚实地兑现了自己的许诺，即从帕拉塞尔苏斯学说、古往今来优异且专业的匠人学者及本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处获取判断与知识。（[4], p.1）

对“经验”这一主题的强调是帕拉塞尔苏斯及其追随者作品中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动机，^[35]而在博物学的书写传统中，亦可发现类似的对观察、采集、描述、呈现等经验性认识方式及实践的重视。图尔奈瑟的《植物志》为这两种知识潮流的交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范本，对多种经验证据的利用与强调始终贯穿于《植物志》的文本与形式之中。在图像呈现、名称考据及形态描述方面，图尔奈瑟仰赖于博克、多顿斯等博物学前辈的贡献，而在药物理论及制药实践方面，他对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征象学说及炼金术药物传统多有借鉴。此外，他又综合运用星象本草学和魔法及民间药物学的知识，辅以个人亲历的一手体验，从而将博物学、古代医学、帕拉塞尔苏斯理论、炼金术、星象学及魔法纳入一种体系性的论述之中。虽然总体而言，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并未显著影响16世纪的博物学研究及写作，但图尔奈瑟的《植物志》仍然代表了一种有意识地基于帕拉塞尔苏斯学说对植物进行描述、分类与阐释的努力。因此，尽管后世对《植物志》接受寥寥，但就

其所体现的方法与理论意识而言,《植物志》仍可被称为一部“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博物学著作。若根据帕拉塞尔苏斯的意见,将关于“征象”的知识——即借助“自然之光”洞察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隐秘联系,并揭示其隐而不显的内在性质——称为一种“经验”(erfahrung)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图尔奈瑟的《植物志》体现了16世纪“经验”一词最广泛意义上的综合呈现。

[参考文献]

- [1] 刘华杰. 从亚里士多德到塞奥弗拉斯特[A], 刘华杰: 西方博物学文化[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22.
- [2] 杨舒娅. 泰奥弗拉斯特: 植物学之父与他的传世之作[A], 柯遵科: 博物学史研究前沿[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187.
- [3] 布莱恩·W. 欧格尔维. 描述的科学: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M]. 蒋澈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136.
- [4] Thurneysser, L. *Historia unnd Beschreibung Influentischer, Elementischer und Natürlicher Wirkungen Aller Fremden unnd Heimischen Erdgewewchssen*[M]. Berlin: Michael Hentzke im Grauen Kloster, 1578.
- [5] Moehsen, J. C. W.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r Mark Brandenburg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an bis zu Ende des Sechszehnten Jahrhunderts*[M]. Berlin/Leipzig: Verlag von George Jakob Decker, 1783.
- [6] Peuckert, W.-E. *Der Alchymist und sei Weib. Gauner- und Ehescheidungsprozesse des Alchymisten Thurneysser*[M]. Stuttgart: Fr. Frommanns Verlag, 1956.
- [7] Kühlmann, W., Telle, J. (Hg.) *Corpus Paracelsisticum, Band II: Der Frühparacelsismus*[M].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04.
- [8] Wels, V. 'Leonhard Thurneyssers Archidoxa (1569/75) und Quinta Essentia (1570/74)'[A], Benz, M., Stiening, G. (Hg.) *Nach der Kulturgeschichte: Perspektiven einer Neuen Ideen- und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C], Berlin: De Gruyter, 2021, 249–281.
- [9] Juntke, F. 'Über Leonhard Thurneisser zum Thurn und seine Deutschen Kalender 1572-1584'[J].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 1978, 19: 1349–1400.
- [10] Juntke, F. 'Über Leonhard Thurneisser zum Thurn und seine Schriften nach seiner Flucht aus Berlin (1584)'[J].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 1980, 21: 679–718.
- [11] Boerlin, P. H. *Leonhard Thurneysser als Auftraggeber: Kunst im Dienste der Selbstdarstellung Zwischen Humanismus und Barock*[M]. Basel und Stuttgart: Birkhäuser Verlag, 1976.
- [12] Morys, P. *Medizin und Pharmazie in der Kosmologie Leonhard Thurneissers zum Thurn (1531-1596)*[M]. Husum: MatthiesenVerlag, 1982.
- [13] Spitzer, G. ... *und die Spree führt Gold: Leonhard Thurneysser zum Thurn, Astrologe-Alchimist-Arzt und Drucker im Berlin des 16. Jahrhunderts*[M]. Wiesbaden: Reichert, 1996.
- [14] Schumacher, Y. *Leonhard Thurneysser: Arzt-Abenteurer-Alchemist*[M]. Zürich: Römerhof Verlag, 2011.
- [15] Bulang, T. 'Zur Diskursivierung Pflanzenkundlichen Wissens bei Leonhard Thurneysser zum Thurn'[A], Burkard, T., Hundt, M., et al. (Hg.) *Natur-Religion-Medien. Transformation frühneuzeitlichen Wissens*[C],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3, 39–61.
- [16] Moran, B. T. 'Medical Performance and the Alchemy of Plants in the Ventures of Leonhard Thurneisser zum Thurn'[J]. *Ambix*, 2022, 69(2): 95–117.
- [17] Herold, B. J., Horst, T. e Leitão, H. *A História Natural de Portugal de Leonhard Thurneysser zum Thurn, ca. 1555-1556*[M]. Lisboa: Academia das Ciências de Lisboa, 2019.
- [18] 艾格尼丝·阿尔伯. 植物学前史: 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 1470–1670[M]. 王钊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 266–268.
- [19] Bulang, T. 'Intrikate Expertise-Die Magische Pharmakognostik des Leonhard Thurneysser zum Thurn'[J]. *Das Mittelalter*, 2012, 17/2: 118–136.
- [20] Nowotny, O. 'Paracelsus, seine Pflanzenkenntnisse und die Botanik seiner Zeit'[J]. *Salzburger Beiträge zur Paracelsusforschung*, 1998, 31: 28–43.
- [21] Moran, B. T. 'The Herbarius of Paracelsus'[J]. *Pharmacy in History*, 1993, 35(3): 99–127.
- [22] Leprêtre, M. 'Paracelsus, His Herbarius, and the Relevance of Medicinal Herbs in His Medical Thought'[J]. *Daphnis*, 2021, 49(3): 324–378.
- [23] Paracelsus, *Labyrinthus Medicorum Errantium*[M]. Sudhoff, K. (Ed.) *Sämtliche Werke*[C], Part I, Vol.11. Munich and Berlin: Otto Wilhelm Barth Verlag, 1922–1933, 209.
- [24] Kühlmann, W., Telle, J. (Hg.) *Corpus Paracelsisticum, Band III: Der Frühparacelsismus*[M].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13.
- [25] Telle, J. 'Bartholomäus Carrichter zu Leben und Werk

- eines Deutschen Fachschriftstellers des 16. Jahrhunderts: mit einem Werkverzeichnis von Julian Paulus'[A], Schott, H., Zinguer, I. (Hg.) *Paracelsus und seine Internationale Rezepti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C], Leiden: Brill, 1998, 58–95.
- [26] Müller-Jahncke, W.-D. *Astrologisch-magische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Heilkunde der Frühen Neuzeit*[M].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5.
- [27] Dodoens, R. *Cruydeboeck*[M]. Antwerp: Jan van der Loe, 1563.
- [28] Ambrosiani, P. 'ЯГЛАБА, МРАВЕHEКЧ, ГРОМГАДТДGC: Cyrillic Words in Leonhard Thurneysser's *Melitsah* (Berlin, 1583)'[A], Ambrosiani, P., Löfstrand, E., et al. (Eds.) *Med Blicken österut. Hyllningsskrift till Per-Arne Bodin*[C], Stockholm: Stockholms Universitet, 2014, 33–42.
- [29] Bulang, T. 'Überbietungsstrategien und Selbstautorisierung im *Onomasticon* Leonhard Thurneyssers zum Thurn'[A], Müller J.-D., Pfisterer U., et al. (Hg.) *Aemulatio: Kulturen des Wettstreits in Text und Bild (1450-1620)*[C],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11, 699–729.
- [30] Bulang, T. 'Die Welterfahrung des Autodidakten. Fremde Länder und Sprachen in den Büchern Leonhard Thurneyssers zum Thurn'[J]. *Daphnis*, 2017, 45(3–4): 510–537.
- [31] Hedesan, G. D. 'Plant Alchemy, Paracelsianism and Internal Signature Theory in the Writings of Guy de La Brosse (1586-1641)'[EB/OL], *Notes and Records*, 2025, 79(4), <https://doi.org/10.1098/rsnr.2023.0031>. 2025–07–01.
- [32] Jalobeanu, D., Matei, O. 'Treating Plants as Laboratories: A Chemical Natural History of Vegetation in 17th-century England'[J]. *Centaurus*, 2020, 62: 542–561.
- [33] Müller-Jahncke, W.-D. 'Der Höhepunkt der Iatromathematik'[J].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981, 4: 41–50.
- [34] Rothsuh, K. E. 'Der Ausklang der Wissenschaftlichen Iatromagie'[J].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981, 4: 51–60.
- [35] 高洋. 帕拉塞尔苏斯的“经验”观念探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 41(8): 16–23.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